

秋  
燈  
叢  
話



秋燈叢話卷之十一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康熙間東粵明經蔡某能知前世事前世吳  
姓係廣州某邑諸生也家計充饒好讀書忽  
抱病卧床歷久弗瘥一日偶思散步甫舉念  
已翩翩門外見牆垣高峻欲登眺倏已陟其  
顛周圍縱觀意頗自適下招妻孥共登俱不  
應第繞榻涕泣心方疑訝旋見昇一空棺至  
逼視之即納某棺中急呼曰我固無恙何遽



乃爾衆不顧竟合其蓋正煩悶間恍惚身已  
離棺遂悵快而出塗遇親朋訴其故咸掉臂  
去益悲憤無聊踽踽獨行俄道旁露園亭一  
座遊人如織某亦縱步入重樓疊閣應接不  
暇忽傳呼夫人小姐至遊者皆紛紛趨出某  
聞小姐名心動走匿假山側頃見侍從雲駢  
步搖競響有半老婦人攜艷女而來遊覽少  
倦至一亭中憩焉亭上錦茵燦設餽果紛陳  
諸婢潔卮勸酌因潛出私窺人不之逐徐近



亭級覺香風襲人沁入心脾方詫為奇遇女  
忽身發寒顫嬌轉呻吟夫人倉皇捧之歸情  
不忍捨追隨輿後竟抵女卧樓夫人延醫調  
治某肩隨侍女輩往來視湯藥人亦不問久  
之不愈或謂須延道教禳解某告衆曰野道  
何知不若請高僧懺悔衆若罔聞無何道人  
至治無效女疾益劇舉家驚惶某亦憂甚復  
有人告曰某禪師新至符咒頗靈盍亟往延  
夫人欣諾移時禪師登樓環視指某曰邪孽



速避某曰我奔走數旬頗劬微勞反以為妖  
耶禪師不聽揮劍奮擊懼欲遁則樓外網羅  
密布望之空踈映徹而終不得出窘甚伏匿  
梁上禪師命取一甕至噉水仰噴不覺噤墜  
甕中復以朱書封其上瘞之郊外甕內殊不  
苦饑而昏悶特甚時聞車馬喧闐及焚燬殺  
掠聲久之闐如也後里人掘井獲甕擊破之  
乃得出隨風飄蕩至一池畔覺清澈可愛偶  
失足墜落驚顧已化為嬰兒方悟身入輪迴



心雖了了而不敢言徐長值父應試歸錄  
文稿置几上竊執筆評其優劣時方七齡耳  
父見驚愕乃以實對並述前生事父不信攜  
至原籍訪之城郭如故人民已非問其家莫  
有識者入其祖祠揀閱木主內有與所記名  
姓同者視之係其家十三世祖乃宋端宗景  
炎元年月日也

泰安劉月潭雅好菊有淵明之癖每聞佳種  
必多方購致秋日花開燦若錦繡泰安多藝



菊者推劉為冠一日有道人來謂曰南山下  
某種菊數畦頗堪寓目子箇中人能一往賞  
鑑乎劉欣然從之穿林渡澗約數十里至其  
處則叢菊盈谷花大若槃不下百餘種光艷  
奪目晶瑩可鑑視已園中所植真不足觀矣  
附根有嫩芽長尺許怪問之曰土腴而樹藝  
有法故發獨早耳劉乞其芽道人靳弗與堅  
求之始分兩芽授焉劉復強折白菊一枝歸  
插諸瓶隆冬如新經春分乃萎芽植園中花



發與道人所植無異第微欠瑩澈耳次歲開  
漸小三年乃同凡質再造其地訪之層巒疊  
巘烟雲滿目而已

余邑人某康熙間航海遭颶風吹入大洋隨  
波上下經數晝夜船忽墜落如在深坎中第  
見海水壁立四圍瑩澈而濤影滉漾曾不漫  
溢涓滴仰望天光熒熒如豆老於舟師者不  
知為何地舉舟惶恐計無所出夜半有圓目  
鉅齒藍膚紅鬚者四五輩左右夾船徐徐提



之起衆屏息而伏少頃船出水面乃獲免

清江浦太平樓雍正中有童子浴於河值江

省白糧幫過停泊水次一尾艙內有兩少女

方啟門凝望見而悅之含笑相招童子涉至

舵傍兩女挽之入忽糧弁催行鑼聲頓發而

舟已解維前進矣兩女徬徨莫措乃謀匿諸

艙底其父母莫之覺也舵工只此兩女防閑

素密日兩餐皆其母饋送先是女每食所餘

必多後則若有不足父母竊訝之且往時饋



食女必延母入數日來一聞履聲即爭出接  
受神色倉皇母語其父益疑之突啟艙入見  
童子怒甚將殺而棄諸河童子泥首哀乞兩  
女慚悔涕泣亦不欲生母既憐兩女又見童  
子貌不俗詢其家世知為良家子尚未聘也  
謂夫曰事已至此如必甘心勢將連斃三命  
此子不足惜其如吾女何且恐傳為鄉里笑  
不如因而妻之所益多矣夫從焉船南回仍  
泊原處有焚楮錢望河哀痛者童子審視則



其父母也登岸問慰父母驚以為鬼望而卻走童子備述其故舵工夫婦亦踵至相告始信而喜方其浴於河也久而不歸父母跡之見衣履置岸側疑為溺死乃招魂而葬屈百日期臨河哭奠不意相逢且獲兩媳焉朱方伯一蜚浙江嘉興人未遇時遊西湖有異僧自滇來卓錫靈隱寺往問科名僧曰君非科目中人也來秋當點冊龍門觀諸生綴隊入場耳朱愕然僧笑曰非誑語旬日當有



驗未幾接舅氏錢少宗伯以塏書已為祁奚  
之薦趣其赴都朱置書靴中趨寺謁僧僧迎  
問曰君靴中物吾言驗矣乃驚服叩問終身  
僧書一紙授之曰一帆風午時下再問不答  
堅請之復書曰若再起功名大朱北上試用  
晉省署陽曲令值省試果點冊如僧言後歷  
任至方伯被論去職旋即捐館年止五十或  
謂帆音類藩午時類五十蓋預知位終於藩  
而壽則大衍之數也



有一客投宿村店居停已滿無容騰地幾於  
露處矣主人謂曰村東有空舍數楹可駐足  
但多怪異君敢往乎客毅然往宿中夜秉燭  
持刀以伺忽狂風震屋門自闢燭遽撲滅月  
色朦朧中有物黑氣週身大數圍高出梁際  
躑躅而前客急持刀迎砍之其聲丁丁物漸  
退客斫擊不已逐至後園昏仆於地天明村  
人起呼客不應排闥入不知所往惟見柳葉  
柳枝縱橫滿地跡至園中客僵卧樹下而樹



夏桂軒盡削童然禿矣救客醒詢得其故乃  
伐樹拔其根有小人長四寸許五官備具雙  
睛灼灼投諸火怪乃絕

余戚李某長山人雍正初任粵東肇慶協遊  
擊部卒羅某善泅水能經時伏水中攫取魚  
蝦應手而獲午日偕同輩泛舟肇慶峽衆徒  
羅取魚侑酒羅入水髣髴有門崇閣額城闕  
漸近別有洞天飛閣朱樓極煥麗羅拾級而  
登有金冠道服人叱羅羅不應強入之道人



乃牽臂標諸門外羅出水言其狀衆以為奇  
更覓善水者下視之波濤洶湧無所見矣  
余郡文登劉令元錫山西人幼聘某氏女未  
娶女雙瞽婦翁議離婚劉毅然不可曰妻瞽  
而我棄之我瞽將若何繼以媵以美婢劉拒  
之曰娶妻為後嗣計能生育足矣貌之妍媸  
無論也卒迎娶如禮延醫調治一目復明終  
身不置妾合好無閒劉歷官濟南守生三子



開封有士人某晚歸如廁地忽陷墮深窟  
中呼家人繼之起秉燭下視環廊曲室連亘  
相通男婦尸大小以數十計或偃仰在床或  
橫斜於地箱櫥什物無不備具黃白珠玉及  
銅磁器甚夥約值數萬緡或謂明末闖賊決  
河灌城為水所淤沒者遂近聞風競相搜掘  
廐舍崩塌竟無所得

雍正中直隸學使吳 示伯襄閱某邑童子  
文得最佳者三卷擬置前茅恐混他卷特自



收貯錄案時覓之不得取備卷易焉案發後因覓他物得之彼時匆忙誤記置書櫥內故屢尋不獲也余郡諸生某雖擅文名某科鄉試房考閱其文擊節稱賞以榜首薦主司欲置第二相持久之房考忿然曰寧留為來科作解首不可以第二人屈也後某淪落終身江西周力堂先生應雍正癸卯鄉試主司何淡庵先生闡中屢夢人謂曰三男作解元以其子登科兆是時周試卷已被房考塗抹



棄置矣何定榜首無愜意者搜得之深加讚  
嘆謂章羅復出閱卷面則男字三號也恍悟  
前夢遂取冠多士又某省有書吏夢其子中  
若干名入闈書榜將至其處驚喜交迫至不  
能執筆監試怪而問之以夢告恐其暗通關  
節託辭於夢者易其卷並更他吏填寫及唱  
名訖吏躍然曰此真吾子也

蜀鄧都邑有鄧都觀香火甚盛靈應異常觀  
在邑外鄧都山山勢巍峩草木蔚秀觀奠其



陽殊為雄偉山陰亦有宮殿境益幽俗傳殿  
後石穴通地府莫敢入者有某宦萊郡人性  
剛愎不信鬼神過鄴都入穴窮其異崎嶇行  
數百步豁然開朗露宅第頗崇闕歷門宇數  
重悄無人聲信步入室室內空洞無物惟一  
劍懸壁間劍匣鏤刻精工心愛之乃攜歸行  
未數武房宇頓杳身處昏暗中惴恍若夢踉  
蹌趨出手中劍依然在也歸寓出匣觀之光  
如秋月鏑可吹毛奉為珍寶居常佩之夜則



置諸枕畔宦有妾某氏擅專房寵後色衰復  
嬖一少艾者妾失寵怨望宦怒屢加捶楚卒  
兄庖人也性兇狠且憤宦所為夜踰垣取其  
劍殺之而遁

鄧都令朱某浙進士也性耿介素以氣節自  
許聞鄧邑有洞可達陰界疑焉將試之公餘  
攜二僕入初猶清朗益入而晦歷一坊陰氣  
颯颯逼人從者仆地朱弗顧毅然獨前昏暗  
中約行數里復露微光移時抵一衙署開闔



柱礎悲可辨識而慘慘如將夜朱縱步入見  
堂陛多懸鬼怪形即世之面具可以除戴者  
也徘徊間忽聞人聲立而待衆擁一公服人  
出則其亡友某見朱訝曰君司陽職我忝陰  
曹幽明異途何相及耶朱告以故並叩其所  
主答曰守孽鏡臺朱求觀友不可堅請之乃  
命人導之往至一臺高可數丈朱拾級登旁  
有聯云日月森羅殿風霜孽鏡臺中設大鏡  
清析毫芒寒侵肌骨朱照視一七品服耳默



念曰我殆以縣令終乎既而再視則豸衣無  
首人也驚而下友迎謂曰以多情故遂露機  
緘然此地不可久留君宜速返將復有所問  
而友已揮手去矣乃循舊路出至前坊二僕  
亦醒從之歸後朱以御史內擢出巡江右頗  
尚嚴覈怨家素啣朱又多不法事懼為所廉  
陰結鯀聶輩欲甘心焉朱竟中刺客斷其頭  
以去

平原董某任威縣時攝印郵篆一客商死路



間驗時突有牛三頭馳至尸傍旋繞抵觸鞭之不去莫解其故乃就里中稽烟戶見一人黑而上僂鵠目虎吻詢之姓吳名三牛以執鞭為業恍然悟叱之曰路間死者得非爾謀財故耶吳股栗服罪遂置之法

江南舟子載客糧每多侵盜有徽商某屢年販易不少升合其法俟載滿時拈釜底灰洒烏龍為記奇狀蜿蜒勢欲振躍善繪者咸嘆為絕技以故舟子莫能行其弊一日買舟十



餘販米淮上一舟子見而垂涎苦無術可致  
憂形於色其幼女問之曰爾髮未燥徒語奚  
益女曰姑語之安知無分憂策耶舟子告以  
故女曰此事易耳第取米我當效為之舟子  
從其言女乃如法印記神形逼肖及卸載商  
驗龍不殊而米頓減怒曰必有盜吾糧者舟  
子曰君灰龍在何以盜商曰形雖相似有真  
贗之分耳乃過船以火燃灰龍瞬息金光  
激射鱗甲皆赤頃之火滅復變為白龍更覺



飛動至舟子艙內熱之不驗觀者莫不嘆異舟子亦無辭以應商曰不實告必鳴於官舟子不得已始吐實呼出見乃一垂髫稚女耳試之不謬商驚曰吾習此術數載始成爾女一見即能得其形似豈非天授若肯為我兒媳一切無問也舟子喜乃與締婚

粵東某府女多癩疾必與男子交移毒於男女乃無患俗謂之過癩然女每羞為人所識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要諸野不從則



啖以金有某姓女染此症母令夜分懷金候道左天將曙見一人來詢所往曰雙親早沒孤苦無依往貸親友為餬口計女念身染惡疾已罹天罰復嫁禍於人則造孽滋甚告以故出金贈之其人不肯受女曰我行將就木無需此君持去尚可少佐衣食母過拒拂我意其人感女誠受之而去女歸不以實告未幾疾大發肢體潰爛臭氣侵人母怒其誑且懼其染也逐之出乃行乞他郡至某鎮有鬻



胡麻油者女過其門覺馨香撲鼻沁入肌髓  
乞焉衆憎其穢不顧而唾一少年獨憐而與  
之女飲訖五內頓覺清涼痛楚少止後女每  
來乞輒挹與不少吝先是有烏梢蛇浸斃油  
器中難於售遂盡以飲女女飲久瘡結為痂  
數日痂落肌膚完好如舊蓋油能敗毒蛇性  
去風女適相值有天幸焉方其踵門而乞也  
覩少年即昔日贈金人屢欲陳訴自慚形穢  
輒中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識疾



愈託鄰姬通意少年趨視不謬潛然曰昔承厚贈得有今日爾乃流離至此我心何忍若非天去爾疾竟覲面失之永作負心人矣歎歎不自勝旁觀嘖嘖咸重女之義而多少年之不負其德也為之執伐成夫婦焉

京師有園戶常寧者緣事送部質審官訊之瞑目不答狀若癡少頃泣而言曰我海淀童子二格也賣豆擦糕為業某年月日被常寧誘我至大河庄西南柳樹下強行奸污我不



從遂被勒死棄尸田禾中含冤十餘載矣官  
知為鬼所附折之曰爾果有冤情何遲至多  
年始行控訴供曰數年來渠陽氣方熾不敢  
前今獲罪被拘神氣沮喪故得附之以控也  
言畢而仆常醒訊之狡辨不承行查司坊果  
有其案年月日俱合緣緝兇未獲懸案至今  
舉牘示之乃懾服案既定隸牽之下忽臨堦  
高唱賣豆擦糕者三隸呵之曰沉冤已伸不  
覺故態復萌耳蓋鬼又附之以鳴得意也乾



隆十六年事見邸抄

陳宗山陰人從事部曹盛暑公餘返寓至一  
廟側覺熱風炙面即暈仆其戚過而見之載  
歸移時始蘇云恍惚中有公役二人引我去  
路徑崎嶇岐途百出既至一處古栢蒼松翳  
蔽天日中有朱門甲第簾戟森嚴門左右設  
高櫃數十座比次鱗立咸有主者役引至一  
櫃前有赤鬚人舉牌示之上書拘犯陳學宗  
聽審因辨曰余名宗非學宗也赤鬚人愕眙



曰誤矣回顧二役已杳尋寤

山陰武生某馬逸道左蹊汲者墮諸井懼入  
之捕也疾馳而歸驚悸未定其子遽前撻之  
曰與爾素無嫌何得戕吾命令將取汝矣某  
哀祈久之曰須享我如祖考始可宥某允諾  
其子獲蘇遂設神位祀之經月餘不敢窺戶  
後徐出覘探至酒肆中適衆話前事一人曰  
幸井水淺遇救得活耳某猶介疑信俄有老  
者過衆指之曰前月墜井人來矣視之果然



急歸碎神位火之

漢軍董泗儒僑寓保陽累世簪纓望族也納  
貲例得監司需次未獲補而宦興頗濃夏日  
晝寢有青衣數人至前叩請赴任取文呈驗  
欸式異常格而朱筆淋漓居然部憑也董大  
喜隨之往甫出戶方悟身著便服趑趄間青  
衣人取衣冠至華莞而質薄似紙為之者董  
時已神迷不復審辨升輿鳴金而去至一官  
衙行馬森列中門緊閉巍煥若王府遂下輿



由東角門進至儀門前有冠帶者十九人其表姪連某在焉乃相率趨入立階下仰視堂簾高十餘級宏敞空濶遍地布白錐各以紙條封其上堂前設方几供赤金狻猊爐一座香烟自獸口噴出氤氲若雲霧未幾一達官出侍從林立羽旂繚繞衆齊班參謁畢達官謂曰有三十年未結之案需爾等亟為剖斷其母遲衆曰諾各以次就東西兩廡廡設屏四扇屏開入則有堂設公座案牘累累吏役



環伺董據案審理判斷如流頃鎖一犯至乃  
董僕名黑兒者應答二十黑兒曰奴係主人  
犬馬祈憐宥董為惻然吏曰公雖寬宥恐鄰  
司尚執法須發一帖闕說則免矣董以寅弟  
帖與之去案上燃雙炬無間晝夜吏終日侍  
立亦無更替者次日旁午案將完傳呼賜食  
饌餚豐腆四時果茹畢具內橘一盤色如新  
摘董訝夏令烏得有此意頗欣嗜吏即捧呈  
因念吏何以知余心得非冥司乎吏遽曰是



也公尚未之知耶董大驚食不下咽聞有在  
屏間呼者曰案完否視之連也匆忙判訖吏  
抱牘去乃隨之出十九人俱在焉仍齊班以  
伺達官出衆跪謝達官謂董曰爾頗勞苦可  
速回曰某來此已久恐不能回也淚潜然下  
達官曰爾陽壽未盡異日當受 國恩命左  
右取黑蒲捧與之食色如墨長寸許跪而吞  
之甘香滿頰涼沁肺腑遂蘇董之隨青衣去  
也實暈仆在床奄奄一息氣漸微時有董先



人制府舊卒羅某累官至協鎮適任畿輔因公來保陽念舊恩親視舍殮歷十二日胸膈猶溫未敢遽殮而羅實不能久待乃曰聞化毒丹頗效盍灌之或有生機乎衆如其言甫入口而董已霍然醒即冥司食黑蒲棒時也啟目諦視家人環立羅亦在焉吐痰升餘口不能言舉手作寫字狀家人與之筆書問連表姪在否適連使至與董問同詢之云連死十二日復甦矣須臾寫黑兒安在云死已數



日旋又寫索冰水字與之飲盡一盃躍然起  
遂能言細述其故董在陰司不過一晝夜耳  
豈陽世日為陰司時乎董終身未仕以子貴  
受封

川陝某制軍喜延方士直省技藝之流爭往  
附焉蘇郡吳某善六壬數頗自負聞風而往  
一日宿西安逆旅有客自蜀回者亦在寓吳  
與接談吐屬馴雅論及數學更為博奧時客  
設榻牆壁間吳謂曰牆應崩於午夜君精推



測何不移榻避之反以身試耶客笑曰然但  
牆向外圯又何懼焉夜半風雨交作轟然有  
聲吳起視之牆果頽陷簷外而客鼾寢自若  
也大驚拜服曰君神奇不亞管郭制軍方延  
客何不作幕下士乃東旋耶客曰彼署中異  
人頗衆自慚術疎是以歸耳吳悵然若失與  
客同返

永嘉有村民婦某氏日詣鄰村佐紡績村相  
距數里午往暮歸歸必遣人伴送或其夫往



迎率以為常一日夫他出值婦家戚眷來留餐及去天已向暝婦復欲往姑止之不聽至中途遇營卒三人見婦獨行擁至幽谷污焉婦呼號而歸泣訴其姑姑慰令俟夫回鳴於官而婦至夜半已潛起自縊矣翌日夫回知其故列營卒名赴邑投首令商幕友劉姓劉謂婦死無証不直其詞而夫屢控不已令怒其煩責而遣之夫念婦既含垢已復受辱遽赴水死其母痛子與婦遭此無辜也亦自盡



未幾令暴卒於任劉妻旋病歿劉饒於資子  
三人皆授室及母死彼此不相下劉乃析產  
各爨三子赴鄉收租渡湖狂飈頓起皆覆溺  
無一存者劉驚慘而卒奴僕星散子婦亦不  
安其室家遂落後營卒亦斃於雷云

明末余郡土寇于七橫行村落莫敢撓其鋒  
遇饒裕者輒登門索助稍拂意即刼制之有  
富室鄭某娶媳甫三朝于率衆往賀鄭勉設  
酒食而舉家倉惶無措新婦異而問焉姑告



以故曰易事耳我能杜其患家人動色阻之弗聽乘間出廳事斂衽而前曰久聞君名今幸相值願與為戲于嘻笑曰可遂令健兒與新婦角婦捷如飛隼一轉瞬而健兒壯矣更擇其尤者與敵頃復北于忿甚投袂而起躍出席間相持僅數合遽顛仆於地因驚詢姓氏曰我趙某之女也于聞言泥首謝曰我無目甚矣祈恕我祈恕我立率衆踉蹌而去終不敢過其村蓋婦父即于之師也



乾隆己亥儀封漫口監司委員勘救有候補  
佐員申桂隆景州人亦在檄委中渡黃風急  
舟覆從人俱獲救免申獨漂沒無踪妻徐氏  
聞信奔赴河干悲號求夫屍不得奮身投水  
衆挽出之氏年二十餘子女無所出或憐其  
年少無依諷之改適氏齧唇嚙血呼曰吾夫  
捐軀王事未亡人恨不能同葬波濤尚偷生  
人世已有愧泉壤倘更萌他念狗彘不食吾  
餘矣哀慟不止飲食皆廢勸諭百端矢志不



移無何乘間投繯死中丞陳公開而嘉之上  
其事於 朝請 旌焉

天門諸生聶某夙負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  
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聶挑之鄒妻詈  
而辭焉聶思掩盖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  
文君我恥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  
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  
高非我所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聶  
方誦讀書舍忽戰惕而起呼曰有府役來拘



不可緩即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  
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事甚  
悉觀者如堵鄒乃具牲醪懸匾額以答神佑  
學使來郢歲試題為我四十不動心句聶文  
頗佳已擬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  
街柳巷之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  
動乎不動曰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  
發顛狂以死予任天門赴郢郡匾額曾親見  
之



劉灼字見心豫省陝州人積學能文時陝省有解元劉姓與之同名愛其元墨高古朝夕揣摩康熙壬子舉於鄉癸丑赴春闈陝劉亦應試入都造訪叙及字亦相同遂成莫逆交一日誦其掄元作憮然曰此道攻苦有年但聞墨非出已手耳異而詢之得其故劉家貧授徒不能應省試主人出資助之渡渭水有少婦泣河干問之不答固問焉乃曰夫外出迫於飢寒欲投河自盡耳劉惻然傾囊濟之



而返衆嘉其義醵金勸之行入關忽患腹疾  
日暮猶未成稿起如廁有老叟先在佇候移  
時不之起乃共登焉詢叟鄉族曰余複姓皇  
甫渭南某村人三藝草創頗自得顧患痢不  
能脫稿今生已矣君長者願以奉贈閱其文  
果佳錄之雋榜首往訪其村村人曰是明經  
某歿經載餘矣劉叱其妾曰今值殯期盍往  
覘之至則弔者盈門入奠有縞衣婦人趨出  
泣謝即投水婦而死者其父也



張保者祥符汪氏僕也誠慤不苟汪有庄田  
四頃命之管業張盡心區劃仿古通力合作  
計畝均分法行之數年增田七十餘頃張目  
不識丁而歷年收穫公私所入之數皆默識  
於心毫釐不爽東作時禁佃侶遊市廛所需  
鹽豉蔬果諸物皆代為市之物率星碎市歸  
逐戶襍散無一舛錯者汪歿遺兩子奉事維  
謹及張病且死輿疾至汪子前告曰老奴行  
就木恐田產未析貽卽君他日憂令珥筆者



侍側凡券約年月以及契值之多寡疆界之毗連無不條分縷析口述錄諸冊授汪子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卽君守此可世世溫飽也旣歿或疑其有私竊發其篋無一金之蓄所遺一嫗兩兒僅敝緼掩體而已汪子感其義給田二十頃還其身契不令與諸僕齒張之未歿也同邑趙氏析產有徙居他郡者後其子歸查田里多蒙混無據結訟經年或謂曰第問諸張保可立白矣詢之張剖析確鑿



訟立解趙昆季分產時張曾與聞歷數十年  
猶識之不忘云

工部懷古詩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  
有村一聯前人未經詳註或謂荆門即今之  
荆門州但州去秭歸三百餘里於義未合孝  
感高明府于役巴東曾過其地在歸州東北  
四十里有山名荆門羣峰聳峙惟此山低且  
中凹類蜂腰山下有村名香溪當年產明妃  
處也韓文杜律無一字無來歷信哉



文登于某體素壯忽染弱疾疰羸日甚每昏迷間輒見紅裳婦人率小兒四五輩圍繞不散家人以為祟延善勅勒術者驅治之俄有紅裳婦人匍匐訴曰風孽相尋非同邪魅某呵叱久之婦曰我姑依命諸兒寃深不能強也自是紅裳者不復至而小兒仍環繞如故不數月竟逝傳某嘗私乳母李氏連墜數胎李抑鬱病歿遂獲此報云

平原諸生某因妻病祈籤神祠有此時賓主



歡相會他日王侯却並肩之句不解所謂妻  
既歿續絃於河間之故城會親時其僚壻一  
姓王一姓侯也

江夏有陳貴者性恂謹敦孝友乾隆甲午歲  
赴川省主瀘州某戚家一夕忽夢黑團恍類  
人形俄伸巨掌毛毳毳然拽之出怒撻不止  
昏暈移時始蘇醒後瘋癲大作醫藥罔效黑  
團輒相隨不去乃力疾抵家巫卜厭禳訖無  
所驗遂瘖瘂不能出語如是者已五六年矣



已亥夏夜夢一老姥頭裹白袱手携竹籃籃內盛紅丸一顆命貴啖之貴疑為棗欲以奉親姥不許強之食復以杖擊其背驚然而覺次夕夢如之又次夕亦然黑團即不復見癩亦頓減惟啞則如故翌日偶散步至古廟側見有携竹籃而來者容貌巾服與夢中老姥宛然無二欲前致詞苦於不能言姥亦倏隱詫異而歸適父母晚餐貴侍立有頃忽豁然出聲話言朗朗舉家驚詢因具述以對始悟



夜之所夢途之所見蓋世所傳魚籃大士也  
乃繪像供奉並述其事以彰顯應云



秋燈叢話卷之十二

福山王 槭凝齋著

即墨勞山為道家洞天之一萊郡李生讀書  
山中每值青峰啣月古栢棲雲輒脩然作出  
塵想一日有道人來訪軒軒霞舉若不食人  
間烟火者李接談久之躍然起曰頃聞奧義  
如覺晨鐘人生石火電光百年猶旦暮耳願  
棄家從師遊道人曰仙機元妙未易參徹何  
遽語此李懇不已申以誓言道人笑曰初志



雖堅安知無後悔耶余草庵在山南去此數  
十里來朝過我當為子一決李欣然諾凌晨  
往中途腹餒憇道左出餅餌啖之聞深林密  
箐中悲風蕭瑟有嘆息聲驚起審顧見一裸  
形人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雙睛灼灼光  
彩射人李意必仙也稽顙曰幸遇仙翁願聞  
大道其人憮然曰我北宋諸生也昔年遁跡  
亦欲乘白雲跨元鶴翱翔於蓬瀛而樂無極  
也孰知紫府仙都渺然無跡徒與鳥獸同羣



木石為伍故家何在城郭俱非僅留此孑然  
之軀獨處巖壑每一念及悔恨莫追子乃復  
蹈迷途乎言訖即穿林踰澗而去李惆悵移  
時深悔入山之悞因與道人約勉強前行方  
里許而道人已迎於路曰君凡心未化勿庸  
往顧李恍悟前所見者乃道人化身堅求超  
拔道口授以却病延年之術曰習此足矣  
倏已不見李惘然返後登賢書官廣文年八  
旬餘輕健如少壯蓋習其術之效云



平原董曲江言為諸生時夢輿馬齊備若將  
遠行有隸呈素箴一握謂本縣邑侯所送展  
視之書三絕云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  
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  
簫鼓寥寥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梁州春風豈  
尅知多少並作秋江一段愁尺五城南並馬  
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戌聯青瑣不信  
陳王八斗才末題巫湖散人醒時猶歷歷在  
目乾隆辛酉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也



寧海張某精術數鄰人買陶器數事問曰此物成敗亦有數乎張占云應壞於來春某日時鄰人乃藏器壁穴中外封以泥嚴戒妻孥無得動屆期謂張曰子言不驗矣吾器固無恙也張曰衆目未覩真偽奚辨某啟壁出之有巨蠍緣器旁螫其指痛甚失手墜地片片碎矣

又張與王徐二人探友鄰村中途徐戲謂張曰子試占吾三人誰當飲食者張曰吾兩人



飽啖爾杯勺不能嘗徐深以為誕復恐其驗  
乃先至友家語其故友曰易易吾當速餉君  
以杜其口頃之酒饌紛陳徐方欲舉箸其僕  
忽至曰小主人與鄰人角口擊以掌仆地而  
絕衆將執以鳴官徐聞言色變投箸而起亟  
抵家鄰人已救甦而張王皆醉飽歸矣

張某吳郡人美丰姿善絲竹而家苦貧欲北  
遊京師祈夢韋蘇州廟夢至一宅第杳無人  
跡步入內室金玉錦繡充牣其中顧己身高



髻紅裙變為女子相方自驚駭忽門外火光  
赫赫逼近房閨窘迫不得脫聞有呼者曰爾  
丈夫來矣條一人自火中提之出驚覺不解  
所以未幾買舟北上過維揚有孝廉汪某來  
附舟宛然夢中人也以為異遂與同濟汪悅  
張少美酒酣燭跋時輒以言挑之繼以諧謔  
張羞澁不自勝但以夢故弗甚拒遂成斷袖  
好抵德州汪作別訪友去張獨行入都自此  
不相聞問矣後張為某制軍公子所嬖囊橐



豐裕而汪亦登第授某邑宰謁制軍頗蒙優禮汪以未有介紹竊疑訝之歸寓旋傳制幕有故人來訪及見則張也備述先容故並詳近況汪曰子遇合誠竒然此米山也一旦崩解悔無及矣張頓悟告公子曰家有老親音耗久踈邇夢多不祥乞暫假歸省公子許之悉載所有迂道避汪署無何制軍被謫隸門下者多緣事牽累而張以見幾免

有士子某臨場夢壁間懸雙鳳雲中扶輦下



六鰲海上駕山來句以為聯飛兆及入關經題鳳凰于飛訛寫鳳鳳于飛違例被貼

德州孫孝廉于直嵗山先生第五子也先生出少宗伯徐公門時有江右某生家貧而孤以年家子依徐公居京邸先生每於公所見之生患怯症甚劇先生憐焉謂曰吾師官九列事頗煩恐無暇為君疾計請與余同寓庶醫藥稍便也生如教至其寓調護備至而病日增漸至不起臨沒握先生手歔歔言曰感



公厚誼惟願轉生公家仰報萬一耳言訖而  
瞑先生經紀其喪殯墓如禮踰歲夫人懷孕  
臨蓐先生夢生來產一女頗聰慧五齡能背  
誦古人詩句一日置諸膝戲謂夫人曰此某  
生轉世報我者其如女子何女即應聲曰父  
嫌我當即去再轉為男子來矣先生與夫人  
呵止之女是夜身熱如火信宿疽出其色黑  
天庭一粒獨大醫者謂毒盛難療以針挑之  
無膿血歷五日而沒經載餘夫人夢前女來



旋舉一男即于蘆也生而額有黑癥如珠宛然當年瘡痕及長賦性恂謹恪守子職雍正乙卯登賢書生子四皆能紹其家學

濟寧一顛僧語無倫次多奇驗有河員某往問休咎僧見躍起戟手而言曰打鑼進京再問之對如前某哂其誕一日他出猝與上官遇駒卒係新募不諳規例鳴鑼如故上官以為傲啣之論其不諳河務改授京職方悟僧語有因也



沈椒園先生未遇時有日者謂曰異哉推君  
星命應入詞垣官中外然科名無分求一第  
不可得公以為誕日者自負精於數亦不解  
其故公連困棘闈乾隆丙辰應博學宏詞科  
授館職歷官按察使

朱生芸嘉興人家素貧舌耕為業歲暮解館  
歸路過姑家值姑丈之弟死無以為殮其婦  
攜數齡稚女相對悲號莫知所措朱惻然曰  
吾尚有館穀數十金願分半以為殯葬資



家感激拜受朱後斷絃年四十尚無子而家  
益落人嫌其貧莫與議婚時死者女已長成  
念舊恩而嫁焉踰年生一子朱旋病歿婦撫  
孤守節生母賴其孝養終身

吳郡諸生某性殘暴多戕物命家畜一猫初  
極愛惜既因竊食惡之以木板釘其爪棄諸  
河後登第官京師眷屬北上憊逆旅其妻方  
抱乳週歲兒見旁卧一猫宛似當年所畜者  
捉足觀之猫鳴竄而爪傷兒膚驚啼不止店



主婦云數年前夫遊蘇郡見猫釘木板上觸  
舟而來起其釘畜之頗馴何一時頑劣乃爾  
妻聞之默然知為孽報也兒竟以瘋症殤  
膠州高西園先生博學多才尤善鐵筆每為  
識者所寶一日偶出遇乞而瞽者持一瓢手  
氣浸潤光瑩耀目高呼至家賜以食洒濯其  
瓢書云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難莽天涯  
叫不出一碗王孫飯即為鐫刻命持去語句  
風雅刀法秀勁好事者爭相傳玩瞽借是日



獲一飽而高時加優恤後瞽歿為買棺塋焉  
一夕夢瞽者來適僕婦夜產一兒高心悟其  
故取名瓢兒比長服役恂謹甲諸僕晚年高  
得癰症動止倩人瓢兒朝夕扶掖不離跬步  
深得其報云

毘陵周蓉湖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公祠  
夢忠肅盛衣冠降階款迎揖就坐莊容相對  
默然無語有童子立戶側朗誦一片冰心在  
玉衡者三竊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送及



階握手言曰余事在汝汝事在余其謹識之  
覺後不解所謂及入都謁侍講董公默菴公  
一見如素館於家先是董公夢忠肅投刺拜  
訪意若有所囑未及詢而寤凌晨閤人報周  
至故異而優禮之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  
遂薦周於朝賦題乃璿璣玉衡句也恍悟  
前夢文思沛然有若夙構遂中選授職檢討  
分修明史適周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  
儲事議之者公力辨其誣論始定初周廷



試後有山人平韓卿者精於數董公使為周  
占之曰當得祭酒董公以為官太尊曰否則  
助教又以為太卑及命下謝恩章服未  
具周某戚官祭酒平原張良哉官助教朝服  
假諸戚補服朝帽則假諸張始知平言有驗  
也後周督學浙江重修于公祠官至工部侍  
郎

平原張閔中名自涵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初  
官貴州安平道卒於官未幾道缺裁道署廢



為傳舍逾二十餘年丙子歲其邑人董石帆  
先生以吏部副郎典試雲南過黔宿公廨見  
室有磚炕頗動故鄉之思命展衾寢其上夜  
夢一人入朝服而不冠揖畢就坐謂董曰君  
識余乎余張閔中也董曰某後輩從父官京  
師公以遊宦遠方未及瞻謁然與公子輩交  
歡聞公去世久何尚在也張曰上帝念余生  
平無過仍命官於此幽明異域去家萬里久  
不見故鄉人聞君至甚喜且與余有同道之



雅故來相視煩囑小兒輩各自勵無墮家聲也言訖而覺次早詢承役役曰此安平道廢署也炕乃故憲張公所製小人曾為道署門役故知之悉董驚異設奠而去試竣復命過里門為張子言及狀貌與生前無異張子泣曰先大人易簀時甫著公服未及整冠遽溘逝君言不冠殆此故歟董官至口北道亦卒於任同道之讖早示之矣

海陽李濬川先生雍正中試用滇南過平溪



道中偶成七律云平溪一線嶺頭分極目關  
山對夕曛紅樹餘痕鴈有淚碧天留影鴈無  
羣夜郎江上三更雨日主祠前萬里雲攜得  
楚騷來澤畔不堪重讀望夫君內紅樹一聯  
尤為得意每吟咏不置未數年丁艱歸里伯  
仲十餘人相繼徂謝二語蓋讖也  
士人某於除夕耳卜占來歲科場至一家聞  
夫妻相謂曰今年窮秀才明年富舉人矣前  
明陋習紳士頗豪於鄉一登賢書凡鄉里之



溫飽者皆劇金結納甚至餽田宅投門下以  
免徭役故有窮秀才富舉人之謠某喜為吉  
兆秋闈榜發乃中副車始悟富副同音也  
張七京都人賦性兇悍宗黨不齒父母恐貽  
累謀毒斃之而張嬉遊無度恒經月不歸未  
之及也一日閒行街衢見麗人乘油碧從青  
衣數輩車簾高捲艷雅絕倫方凝眸注視女  
忽吐檳榔於掌向日暴之張情不自禁遽前  
攫其腕攫而吞之女殊無愠色惟點頷微哂



張神魂飛越傍車左右行既而車去如電追之不及乃悵然返路過姊家腹饑索食姊憶母言置毒食中張食後氣忽上逆大吐食盡出神思倦憊踉蹌而歸父母詰知其故隨餉以晚餐吐如前委頓就寢中夜有推門入者視之即車中人也喜躍而起忽轉念途中所遇似貴家眷屬何深夜獨行得非鬼魅女已知其意曰我非鬼爾若非我已登鬼錄矣張愕然問故女曰今日兩餐俱吐亦知其故乎



父母惡爾素行無狀共欲謀斃我預以檳榔  
護爾胸膈故得無恙張聞言恍悟而終悅女  
美遽擁之曰感卿更生啣恩無極願效魚水  
歡女拂然曰試捫心自問親不以為子姊不  
以為弟覷然面目尚忍為此態乎張頓如夢  
覺垂泣自責幾不欲生女喜曰能晚蓋可釋  
前愆矣宅旁槐樹下埋金三百取以營運足  
供甘旨我與爾無枕蓆緣毋得相瀆他日我  
妹為爾婦如相憐愛即所以報我也言訖而



去張掘地得金如數遂改行成善士父母始為議婚却扇時婦貌酷似前女語及往事婦曰聞父少與狐交產一女不知所向其即是歟

平原諸生張重光歲試濟南聞妻病危篤筮之得困之六三云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深謂不祥值試期尚遠急奔歸出郡城過黃岡亂石縱橫驢觸而仆張墜蒺藜滿身心益惡之為巧合爰辭妻必無生



理慘戚前行抵家其父曰媳得危症幾不起  
昨幸小愈今晨歸寧矣易之妙用不測也如  
此

山左平陰陳生者素端謹以訓詁為業乾隆  
辛酉貧不能赴省試親友斂金勸往一日抵  
某村時方停午倦極不能行投逆旅主人宿  
主人以嫁女辭陳懇之堅乃令居屋之後廂  
夜聞泣聲甚哀異而詢焉主人曰前云嫁女  
乃託辭耳家寒只生一子性喜讀懶於肩負



責之過急遂逃去數年來音信杳如遺媳難以瞻顧轉嫁鄰村馬氏子媳不願往故悲耳陳瞿然曰爾子雖久出安知不旦暮返况爾媳矢志堅貞倘釀成事端為翁姑者能無惻然主人聞而悔曰事業成矣且期在明晨將奈何陳曰易易俟其來我為若計翌日馬至反覆勸諭馬為感動曰聞君正論敢不如命第近我聘金歸圖另娶可耳而主人得金業已用盡徬徨無所措陳慨然舉親友所贈者



傾囊與焉於是遠近嘉其義咸出資相助陳抵省試畢忽憶遺判語一條嗒然自喪懊悔而歸路仍經某村村人知其來爭相款接留以候榜陳堅欲行衆強止之越日有報錄人過衆要於路曰錄中有陳某否曰中矣我即往報者出錄條示之不謬陳方疑訝忽喧傳主人子回矣陳詢其外出何為對曰數年來為人作書傭今歲值試期受倩入騰錄見一卷有遺第五判者因取他卷代為足成未知



何府人曾否中式陳聞而驚知為已卷也因告以故主人亦道陳之高義其子泣且拜曰是天使吾報德也

山左日照李姓前明舊宦也其祖有僕差往鄰省通函問往返計程二千餘里給一月限僕好博持書出徑赴博場晝夜呼盧遷延二十餘日猶未行主聞之怒親往搜執僕踰垣而遁遍跡無踪越三日持回書至主責其頑且怒其誑也將施以杖僕曰第啓函如涉子



虛情甘受責且限期未逾又何罪主啟視果  
不謬大驚乃善遇之蓋三日內已行二千餘  
里矣後凡遇緊急書函及關說權貴諸秘事  
俱遣僕往無不迅速報命恩寵為諸僕冠一  
日使回賜之酒食醉卧樹下朦朧中見羽葆  
車騎凌空而至欲起避醉不能動車中人呵  
問之騶從以李僕對車中人怒曰聞此奴善  
走恒助主為虐可去其足筋以示懲僕驚寤  
覺脛骨痛不可忍經旬始愈僅日行百餘里



矣

予表兄張某黃縣人其子甫成童應縣試歸  
忽暴卒既而甦曰我前世福山吳某也昔年  
蔡李結訟我為之証今因受賄事發三日後  
當往質矣父母以為祟禳之不效越三日竟  
歿時乾隆辛酉六月間事也康熙初吾邑有  
蔡李二人者爭田構衅李以叛逆許蔡賄吳  
為証蔡懼夤夜持重金餌焉庭訊時吳瞠目  
不答狀若癡遂坐李以証告律去今七十餘



年矣而案始發豈陰曹案牘較緩於陽世耶抑報施遲速自有時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信哉

粵東邱太守玖華為孝廉時冬日讀書蕭寺夜將半聞意外肅肅然若飛砂之撲洒者跡之無所得頃復有聲如前疑同寓友相嘲戲謂曰諸君何作劇乃爾露立頗寒盍不辱臨斗室俄覺履聲索索有蹇簾入者視之則亡叔也驚愕移時神始定讓以茗不啜復奉以



烟曰塵世物非我所宜我自具未幾一襁  
褰人逡巡而前出烟奉叔面目枯槁而胸膈  
間有創口若刃傷者血盈盈下滴益疑懼默  
念叔安用此齷齪兒叔已覺謂曰冥中非無  
好僕但僱值太昂余因囊乏故遷就覓之耳  
且爾亦知我來意乎爾孱弟母子茆獨無依  
嫡室日加摧折且欲謀斃余思惟析居可免  
煩往告爾孀給以茅屋薄田令其分爨為便  
邱曰此舉固善其如母子不能存活何曰余



有藏錙六百元埋茅屋東南隅母子得此一生衣食足矣邱許諾因卽以功名事曰爾明歲即不家居余是以亟來諄囑也語訖而沒比明往孀家探問云叔已夜回崇擾竟夕因笑入言曰有奇禍孀知之否昨三更時叔來寺中云孀殘虐庶室業已訴之冥府不日即赴逮矣孀叱其妄曰置毒食中謀斃幼弟此亦妄言耶孀聞之色變惶然求策邱曰姪已代為哀祈然非析居不可孀有難色曰良產



歸嬸屋後茅舍及瘠田數畝畀伊母子可乎  
嬸始應允而妾殊怏怏乃私以藏金告遂遷  
焉夜分掘視果得金如數嬸知之而無如何  
也次年雍正癸丑邱捷禮闈入翰苑旋出守  
保寧不復家居之言驗矣

文安紀觀察秋槎祖有老僕某夜將寢見面  
黑白者二人推扉而入遠近榻掖之出力掙  
不能脫至村外曠野釋馬授以槍法及拳勇  
諸技令其習練情輒慙之鷄鳴始送之還次



夕復然如是者載餘僕厭其擾而憚其嚴莫  
可如何一夕僕與黑面者角試乘間刺其股  
白面者曰可矣自此乃絕僕因事涉怪異未  
敢以告人也同村有甲與乙者各聚黨相仇  
僕遇於途見乙強梁勸之觸其怒揮衆奮擊  
僕格以手刀杖即紛紛迸落若有掣而擲之  
者衆乃驚駭而竄一日乘舟淀河有附載者  
僕招與俱不數里其人哭起執僕而數之曰  
爾識我乎我乙黨也曩受窘辱心實不甘言



訖即倒持其足而投諸水僕乘勢翻躍捷如  
轉輪倏已卓立舟中神色自若其人惶懼莫  
措僕笑曰勿恐我不爾讎可速去於是遠近  
皆知僕勇主人亦覺其有異因詰所由始以  
前事告主人之戚將構怨於某丐僕往助不  
許固請乃遣焉某見僕至知為戚助也蜂擁  
而前僕不與較第以手掣其臂而臂若痿按  
其股而股若痺歷數十輩皆蹲踞不能動戚  
家乘其憊欲撻之僕勸止仍撫以手則起立



如初矣僕貌蠢而訥於言未嘗以勇力自矜  
或求傳其技則婉謝之後以老病卒亦無他  
異

余邑有安姓者善走日可行五百餘里羣以  
飛星號之生平未嘗市屨遇農夫有脫履隴  
畔而耕者即取而著焉耕者力追之莫能及  
一日行青州道上見有新履置隴頭安履適  
敝乃從容易之去視耕者方鞭牛徐行若不  
經意未數里忽聞風聲颯颯回顧耕者倏已



追及詈之曰著我履將焉往安悸甚跪而進之耕者乃以足受笑曰我昔年為此曾被撻辱爾不自揣亦作此伎倆耶安每以語人信技之不可恃也

嶧縣諸生王某雍正癸丑春蒸豚饗客啟釜突為犬啣去王怒以杖擊其首遽斃夜夢卒拘至一廟神南面坐犬跪階下訴曰為主人司戶有年以小過遽戕生命何殘刻乃爾王辨曰饗客物惡得竊食且由誤殺非有意也



神頷之命判檢冊呈閱謂王曰爾陽數未終  
候十二年來仍令前卒送之還某竊喜尚有  
一紀之算逾歲病歿時雍正十二年甲寅冬  
也

江夏有村人子性頑劣惟事飲博其父老且  
病毫不顧養雪夜父出如廁失足陷溝中創  
甚呼子扶救子高卧不起聲徹四鄰衆聞之  
掖歸病劇而歿後子每食輒見蚯蚓盤盂內  
驚擲之另易他器皆然不解其故識者曰此



雷影也不早自懺悔天譴難逃矣弗聽一日  
郊行忽陰雨四合轟然有聲震斃於路

海寧陳孝廉遇堯乾隆壬申恩科赴禮闈

夢二友造訪乃浙江壬子及江南甲子兩孝  
廉也方欣然道故忽喧傳寇至陳倉卒欲踰  
垣走甫舉足即騰身霄漢間而墜失一屨頃  
見二方招之下遂拉與偕往覺天氣昏慘不  
類人世頓悟友故已久何得至此叱之而醒  
舉以告同人咸不解而陳每疑為不祥場畢



董曲江聞其事謂人曰陳子捷矣或詰之云  
今科首題君子有三畏節乃壬子浙省所已  
出者次果能此道節又與江南甲子同題聞  
寇失屨非三題業屨弗得之意耶至置身雲  
路當為飛騫之兆但與泉下人相周旋恐享  
年不永耳榜發果雋不踰歲竟赴玉樓之約  
矣

余鄉某姓娶新婦登床輒溺翁姑不悅謂其  
性成習慣也而婦家堅稱女素無此疾或疑



床有故婦歸寧姑宿其榻竟夕遺溺者數繞床尋覓無所見拆視之得木雕婦人約寸許作蹲踞欲溺狀投諸火婦遂不復遺溺

蘇郡彭殿撰翰文先生乾隆初以少宗伯告假歸里值鄉民有侵田構訟者出券約為証原中係公名蓋公為諸生時事也縣令不察遽出票拘之公於票尾書一絕命役持之去有自從御筆親題後又被琴堂一點紅句令大慚親登門謝焉



余四兄西園太史乾隆丁巳考試休致歸適  
夢兄授河南守兄以為誕每伯仲讌集輒話  
夢以資笑噓戊辰召試蒙恩復供職調  
垣已巳出守河間意者河南其河間之謂歟  
甲申由甘藩開府鄂渚姪啟緒任侍御史廻  
避改補戶曹癸巳授河南守更與夢合云  
余幼時侍先君由粵西太平守東歸路過洞  
庭時維八月湖水初平怒浪驚濤駭心震耳  
乾隆壬戌春聞夢汎舟洞庭氣蒸波撼當年



情景宛然在目咏成七律覺後僅憶起聯秋  
雨秋風過洞庭廿年曾已識湘靈餘皆忘之  
場畢語同人僉謂登第食祿楚省之兆榜發  
被放至庚寅歲筮仕直隸臨城旋因迴避改  
補楚北當陽食祿有方其信然歟  
余郡蓬萊閣側有避風亭逼臨大海無論寒  
暑亭中微風不入每值賓朋夜宴即狂飈震  
屋而亭內燭光輝煌如故又郡東棲邑濱都  
宮為邱長春脩真處畫棟雕題高插雲表主



觀者恒經歲不加掃除無纖毫塵翳又余村  
環繞皆山當春夏之交山水陡漲奔騰澎湃  
樹木多被冲拔巨石亦旋轉如丸村南有古  
刹名崩豈寺寺背建巖畔至水發時經由寺  
後輒左右分流寺基毫不崩損或謂亭有辟  
風珠寺觀俱有辟塵辟水珠鎮其下雖係附  
會之說亦異事也

浙紹有陳姓者初就吳江幕每夜分輒有老  
叟來與之接談頗相得詰姓氏含糊不答他



夕閱陳所定招冊謂曰君叙案多疵恐難成  
信讞既而果如所云與代為登覆悉中肯綮  
常與論律例辨析微芒陳自是慕學大進一  
夕愀然曰今遠別有事相求君切勿訝余昔  
年亦遊幕於此不幸病沒浮屠荒郊妻老子  
少歸葬無期君長者且同梓里敢以身後托  
寢榻下有藏金三百付我妻孥感誓不朽言  
訖而滅翌日告於衆掘之不謬乃歸櫬遺金  
於其家陳從此著名江左



嶧縣諸生劉東山事親以孝聞母性慈好善  
年八旬餘視聽不衰偶倚門眺望忽昏暈仆  
地若中惡者扶入氣已絕劉痛甚時繞棺悲  
啼覺棺中窸窣有聲意母復活欲開視家人  
不可劉曰倘母有生機而不之救何以為人  
即不然慈顏再覩亦可稍舒悲慕衆不能止  
棺啓捫口鼻間依稀微息久之氣漸壯投  
以水漿輒能咽愛劉大喜昇至床榻移時復  
活云我方立門側見差役十餘人押檻車數



輒自西來有役注視我云此劉東山母盍逮  
往乃掖之上車向東疾馳至一官廨衆役牽  
諸囚入頃復出仍載我行行數里一役曰此  
生人魂攜將焉往促令下車憊甚憇孤塚側  
有亡婢來扶我行及門而婢去予遂甦

江蘇嘉定秦簪園先生為孝廉時續絃某氏  
婚夕氏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  
子父母嫌其貧逼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有  
乖婦道是以痛耳秦聞之竦然曰何不早言



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之  
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敝廬合卺所有奩資  
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  
婦叩謝而去秦乾隆癸未成進士 廷試大  
魁天下

陵縣蘭公剛中明末為山西巡道罵賊而死  
甚烈見明史子孫貧落欲售其墓樹正與售  
主估計間忽砉然有聲樹枝折墜去售主僅  
尺許幾中其顱其人心怖神呆蘭孫亦驚跌



傷額後無有敢覬覦其樹者

襄陽言太守如泗乾隆初令山西聞喜時頗  
尚嚴厲惡囚之多狡展也特置木榔頭擊其  
脛夫人賢明有德每規之曰國家自有常刑  
非法煅煉無論有干功令亦豈父母斯民之  
道耶弗聽越歲生孫貌頗岐嶷惟兩足奕弱  
不能起立若癱症然夫人謂曰曩諫君弗納  
今生孫若是殆天所以示之罰也苟執迷不  
悟當有甚於此者乃悚然懼深自艾悔立取



刑具焚之凡審讞俱布以誠悃不尚刑求孫  
長至十餘歲足骨遂堅能步履如常人矣言  
每以告人為居官之戒云

正定獲鹿縣署有大槐一株輪囷離奇長條  
委地蓋千餘年物也相傳居官清正者樹神  
即以袍笏現像否則有風雨之警河南張君  
篁華乾隆中宰是邑一日午夢初酣有袍笏  
而至者儀容修偉風概不凡張揖入坐談自  
言吾槐神君也在是署幾何年矣凡官斯土



者賢奸善惡無不在吾睹記中一一可以悉  
數某也忠節最冠現為河神某也循良最著  
子孫現居顯要簠簋不飭者為某某俱緣事  
獲譴剛愎虐民者為某某其後嗣多不昌報  
應昭然可不戒歟語訖而別張醒後起視庭  
中日影正午槐陰滿地而枝條猶宛轉向張  
作舞狀因賦槐神君歌以記其事